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
第一回 山神店醜女擒響馬 金鑾殿鐵牛鬥奸妃

《續小八義》一書，最後結尾時說到，唐鐵牛追趕響馬吳明來到了山神廟。唐鐵牛怎麼能是響馬吳明的對手呢？眼看不可行的時候，突然楊賽花出現了。楊賽花由身上解下了青銅鏈子錘，跟響馬打到近十個回合。打著打著，青銅鏈子錘把響馬的腳脖子給纏住了，楊賽花順勢往懷中一帶，「撲通」把響馬就打臥下了。「我看你往哪跑？」楊賽花騎到響馬身上，解下了響馬的紅絨絲絛，把吳明抓肩頭攏雙臂，綁了個結結實實。「郎君啊，我把他抓住啦。」

唐鐵牛樂得心花都開啦。「哎呀，賽花真是巾幗的英雄，女中的豪傑呀，我佩服，佩服。」唐鐵牛是連連地誇獎，「賽花，你知道這個賊可不是一般的賊呀，他進宮盜過皇上的幾顆寶珠，殺了太監馮橫，這可是個大賊呀！他在東京汴梁，冒充咱兄弟南路招討使阮英，做了很多的壞事，殺人放火是無惡不作呀，咱弟兄恨他恨得眼睛都紅了，抓他多少日子，抓不住他，沒想到今天被你把他抓住了。賽花，這可是首功一件哪。」

「哼，別說了，這小子能耐也不怎麼樣。」

「來，把他抓起來。」唐鐵牛和楊賽花把賊人吳明由地下就給拽起來了。唐鐵牛照定吳明「啪、啪」就是兩個嘴巴。「我看你跑，你還往哪跑！」唐鐵牛這回呀，可抓著有把的燒餅了。他轉過身來，看著楊賽花。突然，他半天沒說話。「我，我說賽花，你是人哪，還是鬼呢？」

「胡說，我是人，我怎麼能是鬼呢？」

「在藏軍山你中了奚金哥的逗引埋伏計，我聽說你掉在山澗裡，你死啦，我們弟兄找了一兩天，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你今天突然來到了山神廟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真叫我莫名其妙哇。」

「呵呵呵呵——我沒死。」

楊賽花把自己怎麼被樵夫搭救的經過跟唐鐵牛講說了一遍。唐鐵牛一聽，原來如此呀。

「賽花，這叫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哇。」唐鐵牛說，「哎！賽花，平時呀，還覺不出來怎麼樣，你這麼一假死呀，我還真有些動心了，好幾宿我都沒睡著覺哇，這回呀，更增加了咱夫妻的感情啦。」

「呵呵呵呵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那還能假得了嗎？」

「那好！這陣兒先別提這事，咱把他推出廟門去。」

楊賽花和唐鐵牛把吳明推出了山神廟的廟門，順著羊腸小道往山下走，一邊走，他倆還一邊嘮。

「賽花，你怎麼又到山神廟來了呢？你是打獵來了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爹呀，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什麼藥也不好使，人家給出了個偏方，叫我上山啊，找那幾種野藥，回去呢，配這個偏方好給我爹治病，這不就碰上你了嗎？」

「噢，原來老岳父病啦，哎，我本想去看看老人家，可是，我有公務在身。這個賊我又怕他跑了，夜長夢多，必須馬上送往東京汴梁。賽花，你能不能跟我上東京啊？」

「不行啊，家裡等著我呢。」

「這樣吧！你先回家，我把他進到東京汴梁交給了皇上，然後呢，我再來看老岳父，捎帶我把你接往東京汴梁，咱們夫妻呢，重新再拜堂成親。」

「那，那好，一言為定了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「那我就回家了，你路上，可加點小心哪！」

「你放心吧，沒事。啊，你道上也注意點，賽花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

兩口子互相還都挺關心。吳明一想，唐鐵牛是天上難找，楊賽花是地下難尋哪，這兩口子真是棗木棒槌——一對，一邊高還一邊粗。楊賽花跟唐鐵牛兩個人分手了。

楊賽花回家不表。單說唐鐵牛，拽著響馬吳明的繩子扣，推著他，往山下走。「走，我告訴你，道上你給我老老實實的，規規矩矩的，你如果在道上跟我要花活兒，別說我用棒槌把你踝子骨給砸折了，聽見沒有？！」

吳明也不言語，順著山坡還往下走。

唐鐵牛哇，別看他這麼嚷，但心裡頭也犯嘀咕。唐鐵牛心想。周圍是青紗帳起，樹木瑯琳哪，這要是在樹林裡頭蹦出兩個賊來，那可就麻煩了。

唐鐵牛推著吳明正往前邊走著呢，就聽山下有人嚷：「四哥、五哥！」

「我說，是老疙瘩金貴嗎？」

「是我，弟兄們都在哪呢？」

「全來啦！」唐鐵牛這回可高興了，知道弟兄們全來了。金貴這一吵吵。阮英、時長青、花雲萍、徐文彪，這哥幾十順著山坡奔著唐鐵牛的方向就走來了。阮英來到唐鐵牛的跟前一看，哎呀，我三哥真把吳明給抓住啦。阮英心想：我三哥這兩下子，根本抓不住吳明，別說是你，就是我，想拿住響馬吳明也得贊點事。不管怎麼說，現在把響馬已經綁起來啦。

「三哥，響馬吳明被你給抓住啦？」

「咳！那還假得了嗎？三哥不到緊要關頭，不能露出真本領來，到緊要的關頭才拿出我的真能耐呢。」

「噢，三哥，你真有兩下子。」

「那當然了。」吳明心想：到這時候你還吹呢，要沒有那個丑丫頭，你拿住我？你早就死了。

吳明這陣什麼也不說了。唐鐵牛哇，跟阮英電沒說實話，碰見楊賽花的事，他沒跟阮英說。

阮英說：「好吧，既然把賊人抓住了，咱們趕緊上東京，別在道上再耽擱時間了，走吧。」

弟兄們押著響馬吳明就來到了東京汴梁狀元府。阮英吩咐：「把響馬押到偏房，多派人看守，別叫這賊人跑嘍！」

哥幾個來到客廳，天都黑下來了。周景龍在客廳裡頭也是放心不下，一看簾籠一挑弟兄們全進來了，周景龍當時也是喜出望外：「哎喲，你們回來了，吳明這個賊人可曾拿住？」

阮英說。「抓住了。已經把他推到偏房看起來了，今天晚上我們不能上殿，待明天上殿面君。」

「弟兄們，雖然把吳明抓住，這倒是個好事。在路上你們砸了鑾駕，得罪了娘娘，聽說這個事不能算完哪。」？

「咳！」唐鐵牛說：「有官司咱不怕打，有理不怕講。」

「好吧，」阮英說，「狀元哥哥，秀香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「秀香啊，由西苑把她接回來，她情緒很好，這會兒正跟秀英、翠萍她們姊妹幾個在樓上說話呢。」

噢，阮英當時也就放心了。這一宿弟兄們也沒睡好覺，輪班看守這個響馬。

第二天一早弟兄們用完了早飯，穿戴齊整。外邊驍馬準備八抬大轎，周景龍坐著轎，弟兄們騎著馬，一起押著響馬就來到了午朝門。

等他們弟兄到這兒呀，午朝門外車馬轎夫是亂亂哄哄……人已經來的不少了。在朝房裡頭，文武百官都等候上殿見駕。

周景龍到朝房一看，駙馬呂剛已經來到再看旁邊，高俅、楊戩、童貫、蔡京這四大奸臣交頭結耳，嘀嘀咕咕，不知他們講些什麼。

周景龍說：「老師，我們把吳明給抓住了。」

「噢，響馬抓住了？」

「啊，現在押到殿下。」

「好，候等我們上殿面君吧。」

這時候，殿角下，金鍾三響滿朝文武上殿見駕，三拜九叩之後，各自歸班站立。

阮英這時候，忽然看見皇上的旁邊坐著兩宮娘娘蔡金花。

唐鐵牛同時也看到了，哎呀，這小娘們怎麼坐旁邊了？低垂著粉頸，這眼睛裡還含著兩個眼淚瓣兒。這一定是昨天晚上在皇上的枕頭邊吹風，把我們給告下了。再看，皇上的那個臉上哪，帶著怒氣，龍顏不悅。

唐鐵牛小聲跟阮英嘀咕：「兄弟，甯怕，天塌下來，三哥頂著。」

這時候，小八義這哥幾個同時見到了這種情景，知道不妙，等著吧。

「啪！」皇上一拍龍書案：「阮英出班！」

「臣見駕。」

「阮英，我來向你，你可把行刺娘娘，殺太監馮橫的響馬抓住了嗎？」

「現已逮捕歸案。」

「噢，響馬現在何處？」？、

「押到殿下。」

「那好，阮英，我來問你，目無國法藐視君王。砸鑾駕打娘娘該當何罪？」

「萬歲，我冒犯君王？臣斗膽說一句話，主公，我不明白，什麼時候砸鑾駕？不知我打了哪宮的娘娘？」

「西宮鳳駕。」

「吾皇萬步、萬萬歲，主要挑頭的是唐鐵牛，還有那兩個大個子，叫什麼名字，我們不知道。」太監在皇上旁邊說話了。

皇上一聽有唐鐵牛，「啪！」又一拍桌子，「唐鐵牛出來！」

「來啦！」唐鐵牛過來偷偷也跪那了。「見萬歲。」

「唐鐵牛，你怎樣砸鑾駕，輾翻了鳳輦，打了娘娘，還不從實地講來！」

「萬歲，誰說我砸鑾駕打娘娘了？」

「西宮娘娘。」

「噢，西宮娘娘啊，那我什麼話也不說了。」

「你當講則講。」

「我不講了，這叫憑空捏造，望空撲影，隨便說瞎話呀，我這是冒犯鳳駕了。我不知道哪點把娘娘給得罪了？娘娘是萬人之上，天子一人之下。我唐鐵牛呢？是小小一個平民百姓出身的小官員。娘娘呢，比個大月亮。我唐鐵牛呢！連個小星星都比不上。娘娘吐一口唾沫，就能把我淹死，舌頭板底下壓死人哪！娘娘的嘴大，我的嘴小，渾身都是口，也是有口難分訴，請萬歲公斷吧。」

「嗯，唐鐵牛，你也要把事實經過講出來。我自自有公斷。」

「我是講真話呢，還是說假話呢？」

「胡說！不准滿嘴亂道。」

「萬歲，我這是說的心裡話。」

「講下去吧。」

唐鐵牛心裡想：八千爺這個老頭子怎麼還沒來呀，我現在就盼著王爺到這呀，不然今天這場官司打不贏啊。你看娘娘在旁邊直哭，那皇上心疼得要命啊。

唐鐵牛心裡頭正核計著呢，殿頭官來到殿上稟告皇上：「八王千歲到。」

「有請皇兄。」

王爺上殿了。八工趙簡上殿參拜之後，當今皇上趙佶命旁邊搭一座位，八王坐下了。

唐鐵牛這陣心裡頭可有了底了：

「萬歲，我冤枉、冤枉啊！」

西宮娘娘旁邊一想：唐鐵牛哇，你把風輦給我輾翻了，把我捧的夠戲，怎麼著你還喊冤？這是娘娘心裡頭的話。

皇上一看唐鐵牛喊冤。「啪！」一拍桌案：「唐鐵牛你砸鑾駕，打娘娘，還有什麼冤枉？」

「我當然冤了，萬歲，您要叫我講，我就把事實經過跟您說明白。但一句兩句我說不清楚。這叫小孩無娘——提起來話長。咱從頭上說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為國盡忠是忠則盡命，這誰都知道。他的妻子劉秀香，沒跟他完婚，在他的原郡家下，被響馬吳明知道了，到那把小姐給騙來，搶到西苑，愣要拜堂成親哪，我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，心裡就像著了火似的，都把我們急壞了。主公，常言說，世上最大的仇不過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哪，阮英眼睛都氣紅啦，我們要早到西苑，能把劉秀香救回來，要是晚到西苑一步，劉秀香的貞節難保。我知道，劉秀香這站娘非常烈性，她要是不應親，就得死呀。」

南路招討使阮英調了五百官兵，兵發西苑，就是太師蔡京的別墅。我們行至汴橋附近，娘娘鳳駕正在轎上休息，說什麼也不讓我們過去。阮英要求見娘娘，娘娘說死不見哪。當時是千鈞一髮之際，怎麼能不著急呢，我強行見娘娘，我說：『娘娘，您無論如何得閃開道路叫我們過橋啊，我們晚去一步那有性命危險。』我跪到地下，邦邦邦給娘娘直叩頭。娘娘說什麼也不讓我們過去。這時候，我可提到王爺千歲了，我說，我們到這來捉拿響馬吳明，有八王千歲前鈞旨呀。』當時您知娘娘說什麼？娘娘說：『什麼八王』我不說了，下邊那個話呀，太不好聽了。」

「嗯。」皇上說：「你講下去呀。」

「我不能講啦，再講怕刺了您的耳朵。」

八王爺在旁邊一聽說：「你講下去！」

「這，我還是不說吧。」

「講！」八王爺當時火了。

「這，是這麼回事，這是娘娘啊，可能是失口了吧。我說是八王爺叫我們去的。娘娘是這麼說的：『什麼八王、王八的，我就是不能讓你們過橋！』就這麼一說呀，我當時就火了。」

「我，我沒罵，你胡說八道！」娘娘在旁邊就不讓了，急忙插話。

「行了，還讓我說不讓我說了？」

皇上一擺手，不讓娘娘再講話：「唐鐵牛，你繼續講下去。」

「就是這麼回事吧，反正當時我是這麼講的，我說：『娘娘您罵我行啊，您怎麼能罵王爺呢？』臣出於一時氣憤，年輕，脾氣暴，我把娘娘的車呀，就往旁邊推了一下，我們的人馬就過了汴橋了。就這麼回事。誰砸鑾駕啦？哪一個打娘娘啊？娘娘這叫血口噴人！」

這個話還沒等說完呢，八王爺臉都變了色了。王爺氣壞了，「呼」地一下子王爺站起來了。拿著窪面金鋼奔著娘娘就過來了。「娘娘！你敢背地罵我呀，不知倫理，還稱什麼娘娘？我要你的命！」舉鋼要打。

皇上趕緊攔擋：「皇兄息怒，皇兄息怒！」

娘娘嚇得往皇上後邊直躲，「萬歲，我沒罵，萬歲我沒罵王爺！」

這時候滿朝文武啞口無言，誰也不敢吱聲啊，這還了得，誰要說錯了一句話，都得掉腦袋呀。

駙馬呂剛一看哪，這時候我得露面了。他趕緊站起來，攔住了八王千步，說：「臣我進一言，我看哪，這樣吧唐鐵牛砸鑾駕的事情不要再追究了，萬歲也不要加罪唐鐵牛了，那麼娘娘罵王爺的事情呢，也不要再糾纏不休了。」

「我沒罵王爺，我沒罵！」娘娘還在辯解。

八王說：「唐鐵牛他不會說慌。」

「對，找從來沒說過瞎話。」

這時候，駙馬呂剛又接著說：「我看哪，唐鐵牛呢，給娘娘賠個札，娘娘呢，給八王千步也且賠個不是，這件事就算了，以和為貴。」

皇上一聽啊，心想借這個台階我也就得了。他知道八王爺的脾氣呀，要沒有駙馬呂剛攔著，就把娘娘給打傷了。

「好，既然如此，唐鐵牛你趕緊上前給娘娘賠禮！」

唐鐵牛心想：賠禮就賠個禮，反正我沒事呀。唐鐵牛過來說：「娘娘鳳駕，您大人別把小人怪，我錯了，我年輕，也許有冒犯您的地方，我這兒賠禮啦。」

娘娘啊也沒有辦法，「哼！你閃開吧！」唐鐵牛閃到旁邊去了。

娘娘也趕緊起來，……左思右想沒辦法，來到八王爺的跟前，飄飄下拜：「皇兄，我給您賠禮了，我真沒有罵您哪。」

「嗯——」王爺什麼話也沒說，娘娘立刻閃到旁邊。

當今皇上說：「梓童啊，你回宮去吧。」

西宮娘娘憋了一肚子氣，官司也沒打贏，就下了殿了。

皇上說：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你不說是把吳明抓住了嗎？把他押上殿來！」

下邊金瓜武士，把響馬吳明就押到了八寶金鑾殿上。

「跪下！」金瓜武士照定他腿肚子上一踢，「撲通！」這響馬就跪下了。

皇上說：「你就是進皇宮行刺的響馬吳明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皇上一看，真是嚇了一跳。他跟阮英長得是一模一樣，就是右眼角底下有一顆黑痣，要沒有這顆黑痣呀，誰也認不出來他是個假阮英。

「吳明，你由打藏軍山逃出之後，藏在什麼所在？」

「哈哈，天底下，地上頭，到處是我的藏身處。」

「吳明，聽說你到了西苑？」

「哼哼，別說是我到了西苑，就是你的皇宮，也是我的去處。」

「吳明，你要從頭至尾，把你的一切罪行說明白！」

「這麼著吧，要殺有頭，要剮有肉，隨你的便。」

當今皇上聽到這。龍顏大怒：「來呀，既然如此，把他推出斬首！」

阮英聽到這：「萬歲且慢。」阮英心想。現在不能把響馬給殺嘍。要是把他給殺嘍，這不就殺人滅口了嗎？叫蔡京皇親國丈就逍遙法外了，老周家的仇就不能報啦，阮英立刻出班。「撲通」跪倒：「吾皇萬萬歲，臣阮英有本章奏上。」

「阮英，你有什麼本章？」

「臣阮英，本參皇親國丈蔡京隱藏響馬。」

「啊？你有什麼根據？」